

【出處】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卷三（大正藏第五十四冊二二三頁中欄）

【作者】唐・義淨法師撰

< 原典 >

然西方五明論中，其醫明曰：先當察聲色，然後行八醫，如不解斯妙，求順反成違。言八醫者：一論所有諸瘡，二論針刺首疾，三論身患，四論鬼瘴，五論惡揭陀藥，六論童子病，七論長年方，八論足身力。言瘡事兼內外。首疾但目在頭。齊咽已下，名為身患。鬼瘴謂是邪魅。惡揭陀遍治諸毒。童子始從胎內至年十六。長年則延身久存。足力乃身體強健。斯之八術，先為八部，近日有人略為一夾。五天之地，咸悉遵修，但令解者無不食祿。由是西國大貴醫人，兼重商客，為無殺害，自益濟他。於此醫明，已用功學，由非正業，遂乃棄之。

又復須知西方藥味與東夏不同，互有互無，事非一概。且如人參、茯苓、當歸、遠志、烏頭、附子、麻黃、細辛，若斯之流，神州上藥。察問西國，咸不見有。西方則多足訶黎勒，北道則時有鬱金香，西邊乃阿魏豐饒，南海則少出龍腦。三種豆蔻，皆在杜和羅。兩色丁香，咸生堀淪國。唯斯色類，是同所須，自餘藥物，不足收採。

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，咸從多食而起，或由勞力而發。或夜餐未洩，平旦便餐。或旦食不消，午時還食。因茲發動，遂成霍亂。呃氣則連宵不息，鼓脹即終旬莫止。然後乃求多錢之醫氣，覓貴價之秦膠。富者此事可為，貧人分隨朝露，病既成矣，斯何救焉。縱使盧醫旦至，進丸散而無因，扁鵲昏來，遺湯膏而寧濟。火燒針刺，與木石而不殊，震足頭搖，媿僵仆而何別。斯乃良由不體病本，不解調將，可謂止流不塞其源，伐樹不除其本，枝條彌蔓，求絕無因。致使學經論者，仰三藏而永歎。妨修道業，可不大歟！廢失榮寵，誠非小事。聊為敘之，勿嫌繁重。冀令未損多藥，宿痼可除，不造醫門，而新痼遂殄。四大調暢，百病不生，自利利人，豈非益也。然而食毒死生，蓋是由其往業，現緣避就，非不須為者哉。

< 譯文 >

在印度的五明即五種科學之中，其醫方明說：醫師應先察看病人的聲色，然後行八種醫道。如不能了解醫學的奧妙，那會弄巧成拙。所謂八種醫道：一論治療各種瘡痛，二論針刺頭部疾病，三論醫治身體疾病，四論醫治鬼瘴，五論各種解毒藥，六論醫治兒童疾病，七論延年益壽之法，八論強壯軀體。所謂各種瘡痛，包括內外兩種。頭部疾病指頭部和面部的病。咽喉以下的病稱為身病。鬼瘴是指中了邪。解毒藥是醫治各種毒症的藥。兒童疾病包括母腹中的胎兒至十六歲的少年。另兩種為延年益壽和強健身體。這八種醫道早年有八部書，近來有人摘其要成一夾。印度各地都學習遵循八種醫道。但精通者莫不受祿。因此印度人非常尊敬醫師，也重視商人，因為他們不傷害任何東西，利己助人。我（義淨法師）曾成功地學了印度醫道，但因它不是我的正業，終於放棄。

印度的藥品與中國不同，互有所缺。如中國的貴重藥品人參、茯苓、當歸、遠志、烏頭、附子、麻黃、細辛等，在印度都看不見。但印度多產訶黎勒，北方則時有鬱金香，西方多阿魏，南海則出產少許龍腦。三種豆蔻都產於杜和羅。而兩種丁香則出於堀淪國。只有這些藥品在印度被使用，其他藥物不足採集。

凡是身體得病，都是因為多食，或因過累。多食，如晚餐未化，早飯又吃；或早飯仍在肚中，又吃午飯，因此有病，並進而導至霍亂。呃氣通宵不息，鼓脹十天不止。得病之後，有錢人可買昂貴的腎氣丸和大秦膠，而窮人只能以露水度日，無可救藥，縱使盧神醫扁鵲前來也無濟於事。至於用火、針治病，那身體被當成木石，震足頭搖，與殭屍毫無區別。

這都是因為不明病因，真可謂止流不塞其源，伐木不除其根，病如枝條蔓長，不能根治。致使學習經論的人望著三藏而無能為力。修行實在受到很大的妨礙！興衰榮寵，不是小事。上述筆墨，請勿嫌繁。希望人們不吃很多藥，痼疾可去，不去看醫生，新病可除，身體調順，百疾不生，利己利他，豈不快哉！雖然中毒身死都是由一個人的前世業感所定，但現世疾病，也不是不可盡力去避免的。